



從前年三月二十到今年三月二十

國民黨三年來變化略述

客觀

不佞以新聞記者之資格。自前年以迄今年。身居南方。時聞其政途之變遷。與領袖之分化。中多極關重要之事實。迄今尚未宣布者。事後追思。尤覺興趣濃厚。乃以忠實之紀述。客觀之眼光。公平之批評。寫成報端。雖云明日黃花。亦願閱者所當注意者也。

〔三月二十日〕為國民黨歷次重要政變之關鍵。第一三月二十。蔣介石北伐之張本也。蔣介石事後有言曰。欲吾宣布三月二十日之真象乎。則須迨吾死後觀吾之日記。足以証其內幕之複雜。第二三月二十。汪精衛氏重起之張本也。是日武漢方面。曾有盛大之集會。國民黨二年來之糾紛。皆從是日發其端。更足以証其影響之重大。不幸今年之三月二十又至矣。其前途究竟樂觀耶。抑悲觀耶。此則非不佞所敢言者也。

△一、蔣介石與國民黨

平心論之。蔣介石在國民黨諸軍事領袖之中。實比較的能作事而欲作一忠實黨員之人也。特以其負責太過。人遂以英雄目之。譽之者曰。此英雄也。毀之者亦曰。此英雄也。實則蔣之為蔣。固自有其特性在焉。毀譽皆可謂失常矣。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之時。有某代表提議全體起立。向蔣先生致敬。蔣在斯時。本無欲為黨中領袖之心。今驟當此為之不安。登時面紅耳赤。深識者謂蔣固未嘗不尊重黨。其奈此代表不尊重黨何。於是一部人士乃因此疑心矣。

頗聞當時有人私計曰。吾黨目前固無問題。將來恐不免發生狄克推多矣。而蔣自此後。亦覺彼一身關係黨國之安危。遂有北伐之計畫。事實所趨。一方權力日重。一方忌者陡增。滔天之禍。遂潛伏於是。故曰。蔣介石之

於國民黨。非蔣介石自身之過。乃毀之者與譽之者之過也。

△二、汪精衛與蔣介石

汪蔣之間。初無深仇。以與胡漢民較。汪疏胡而親蔣。故展堂先去。汪蔣尚能合作。迨至汪氏地位日增。裂痕乃現。其人胸無城府。以書生驕躄高位。又好談兵。輕燥實所不免。聯其以自固。亦無容諱言。故蔣乃不能留之矣。蔣之對汪。初亦未嘗認為不利於己。迨至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汪之備仰日增。人心歸之者衆。同時營蔣為英雄之人。乃欲以一書生驅勳武人。汪不自量。力度德。謀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其敗也。

曾有深知汪之為人者。云汪氏特長在煽動。一小時之講演。引得羣衆感情激昂。幾若有舍身從彼之慨。每到黃埔軍校講演。學生對汪黨代表均表歡迎。然攷其實際。則辦事初無十分條理。藉使今日之所是。明日又從而非之。他日又變。蔣初未免重視之。實則彼固無計畫。迨至三月二十日。

乃如拉枯摧朽可見其能力之薄弱。

△三、第一三月二十之突起

汪蔣既有如是之暗幕潛伏愈久則發端愈大頗聞汪初不讓且欲下令與蔣一拚親愛者勸其避而之他汪乃消極故謂蔣當時欲置汪於死地此誣蔣之詞也特蔣以武人方法對汪汪以文人方法對蔣論者不察乃非蔣而是汪故曰汪氏二年來之聲譽孰造成之蔣介石造成之也。

△四、整理黨務案之出現

汪既去職蔣之權力自然日重然徒有權力而無名義此亦至難處理者也於是整理黨務案以起此案乃專所謂對付共產派也共產派此時羽毛未豐尙未能公開活動僅在暗中刺探消息而已而黨中之懷疑共產派者視若天神亟欲排之而去張靜江戴季陶等極端之反共產派也蔣之意則不然初無澈底排共之心而加以制裁乃其本心此整理案所由起也。

此案既起共產派之計畫乃隨之而變黨內有黨之說在此時漸漸形成曾有某君言國民黨如此對付共產黨是造成共黨之團結也由今思之此語殊不能謂無理由。

國共分裂之機已伏於此時然而未至最後之程度者則由交相聯合之心理而變為交相利用之心理矣。

整理案既發生之後國民黨內幕之變化以起汪精衛派儼以左派領袖自居最初在黃埔中組織所謂「左社」汪既作俑於是汪派之左派甘乃光之左派徐謙之左派羣起如麻而蔣介石之黃埔學會又從孫文主義學會脫變而出矣黨內有黨黨內有派至此遂呈異彩人謂國民黨今已如稻香村注麻子皆加有某字爲記實則造端於此。

所至可憐而又可惜者自經整理而實際之不整理如故。

△五、北伐之發動

蔣氏北伐在消極面可謂爲自保之一法在積極面則欲擴充實力於江西一帶初因未嘗有若何之野心也蓋彼此時內則某軍勢力已起而與之對等而黨中復因汪去之故人心漸失迫不得已乃藉北伐以吸收軍權以鎮壓黨內此總司令制所以脫穎而出也。

蔣決定出兵身既在外而中央黨部主席乃由張靜江暫代丁維汾遂爲組織部長張以病夫成爲共產黨之目標寧不哀哉。

△六、唐生智中途來歸

唐生智見北伐之將出動乃藉其力以統制湖南遂派員入粵首先來歸於是前敵總指揮之頭銜以得頗聞唐初意亦僅在湘不料竟因此而得鄂也。

唐蔣意見即發生於北伐剛起之時頗有接近蔣氏者云蔣初到湖南即徵發嘆息謂人云湖南的武力在唐生智手上湖南的民衆在共產黨手上我又算白打一仗由是即不滿意唐氏不待湖北收得即班師入贛裂痕早見矣。

△七、湘軍擴張之時機

唐既入鄂陰則擴張武力四出收編部隊而表面惟總司令命令是聽講蔣執部屬禮甚恭對人發言則若處女識者久知其爲蔣之敵彼嘗一人私赴黨部並親到農工會聯絡農工且昌言於人曰本黨的生命在農工農工是我們的祖先有誰反對農工即是反對祖先唐氏赤化之說似即指此實則彼固未嘗知所謂農工政策蓋藉此以謀得三軍實力耳。

△八、中央委員與各省代表聯席會議

北伐軍既得武漢。粵中空氣。爲之緊張。終日以汽車游街。劈拍之聲。震人耳鼓。於是中央諸委員。乃曰。今後本黨實力發展。斷非局於一隅。所能成功。尤非吾儕少數之人。所能應付。乃謀召集會議。討論政策。豈知其產黨欲藉此以謀報復蔣氏整理黨案之仇。汪精衛欲藉此以謀復活之機。而蔣介石亦欲藉此以偵察黨中對彼之感情。於是此會乃成爲天然需要之物矣。

方會議初開。一般傾向。對蔣極表好感。而蔣亦聲明絕對服從大會。並發出擁汪通電。汪蔣合作之聲。甚爲高漲。在最初會議形勢觀之。決不料一變再變。至於此極也。

其暗礁之起。即起於改組中央常會之一事。一部主改組。一部主維持。於是國共之意見。乃益趨益遠。而汪蔣之裂痕。乃益擴益大。在實際上。主張改組者。雖然讓步。而在精神上。因此不平之氣。遂釀成牽漢之爭。此誠黨國之不幸也。

△九、中央遷鄂與臨時會議

中央遷鄂。爲當時大會要案之一。在蔣之意。初見唐之日形跋扈。欲藉以對唐。唐亦明知蔣之用意。則反藉擁護中央。而制蔣。兩者勾心鬪角之勢。成。中央遷鄂之計。乃決。其實當時穩健者固極反對。此政府所以遲遲其行也。

一部中央委員。既經遷鄂。遂召集所謂臨時聯席會議。徐謙之主席。即在此時。而孫科顧孟餘等。則皆在此時來鄂。收回英界。亦即此時。武漢革命之緊張。與革命實力之偉大。皆以此爲極點。

△十、武漢對蔣之熱烈

蔣介石見中央不可不遷鄂。乃先到鄂視察。入城之日。武漢三鎮。數十萬

民衆開會歡迎。農工領袖如李立山等。擁蔣尤爲周密。其熱烈爲空前所未有。而留「蔣主席坐鎮武漢」之聲。尤如雷貫耳。殊蔣氏出席湖北省代表大會一次。即倉卒而去。聞者大疑。問蔣主席何爲即去耶。有謂爲蔣失策者。有謂爲蔣別有苦衷者。其得失尙非今日所能論定也。

△十一、遷鄂問題之波折

蔣氏去鄂。中央文件乃遲遲其行。委頓於南昌九江之間。而到鄂之人。則認非絕對來鄂不可。函電紛馳。中經譚延闓之調和。亦不得要領。最後由赴鄂諸委員。宣布開始辦公。於是所謂武漢政府成立。而黨中分裂之機見矣。

△十二、平地飛來黨務宣傳要點

蔣雖堅持不遷鄂之旨。武漢對蔣感情仍不惡。僉謂蔣因革命領袖之一。若此時棄之。實爲黨國之不幸。乃集矢於張靜江。忽然各處發現黨務宣傳要點之傳單。提出口號。打倒昏庸老朽。最後愈傳愈廣。一發而不可收拾。蔣亦有極詳明之辯論。在此事初起。均謂對蔣主留。對張主去。但蔣須服從於黨。則此事可以停止。豈知雙方俱陷意氣。演成不可收拾之局耶。

△十三、武漢迎汪之經過

武漢政府雖云成立。實則內幕未見十分穩固。故不能不迎汪以爲號召。此汪精衛所以又騰頭而出也。在去年三月二十日。武漢乃開大會。議決迎汪。並對蔣氏示威。牽漢之爭。至此乃完全爆發矣。

△十四、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內幕

牽漢決裂。既難倖免。武漢中央委員。乃召集第三次中央會議。實則中間各議案對蔣仍留有餘地。未嘗竟欲逼之無路可走。僅限制其權力而已。然鄂演達則活動甚烈。力欲取得農民領袖資格。以與蔣抗。孫科尤爲激

昂四出宣傳。吳老頭謂督生先生請其黨備秘書。即係指此。而蘇兆徵謂平山亦以其黨資格加入政府。此共產政府所由來也。

△十五、汪精衛到鄂後之炸彈

四次會議甫畢。汪精衛即由滬到漢。方汪初到滬。聞汪與蔣聯。汪主政府移鄂。而武漢政府乃有移鄂之計。若此計能成。則國民黨分裂。或尙需時日。不料汪氏到滬。本身對反蔣宣傳。特別提高。尤以宣傳上海事件為吸收工農感情之工具。高聲呼殺老工賊蔡元培。吳稚暉的血來報仇。武漢政府。遂如虎添翼。由汪提議討蔣。認為萬難姑容。滔天之禍。遂不可收拾矣。

△十六、二次北伐之用意

蔣既建都南京。仍力主北伐。武漢宣傳蔣與北方妥協。事實上蔣向出兵。而武漢反不出兵。將何以爲口實。故武漢仍高唱北伐。然考其實際。徐謙之意在援馮。鄧演達之意在取得河南紅槍會。汪精衛實主張藉北伐之名。行打蔣之實。唐生智之意在送張發奎部出境。以輕擔負。而決心犧牲者。亦不能謂爲絕無。故鄂州之役。戰功最偉。犧牲最大。而結果如是。哀哉。

△十七、鐵軍班師與夏軍起兵

方北伐軍之進至鄭州也。馮玉祥一戰而得河南。馮意北方之事。由彼主持。鐵軍乃大勝而來。掃興而去。京漢路上。得勝之師。如敗葉墮地。見者悽然。

適在此時。夏斗寅首先通電討伐武漢政府。直逼武昌。距十餘里之紙坊。武漢政府之不亡者幾希矣。

由是以後。南京政府乃入於穩固時期。武漢政府乃入於衰亡時期。而努力主張三大政策之汪精衛。乃大改其論調矣。

△十八、制裁農工糾正錯誤國共分家

汪精衛鑒於各方空氣之不佳。夏斗寅以反共爲號召。湘軍亦極端反共。乃曰制裁農工。糾正錯誤。於是各地反抗武漢之勢大張。而武漢政府乃益危弱。所有從前不滿武漢之人。皆羣起報復。直至國共分家。而殺人流血之事。乃益多矣。

國共分家倡之者南京。維之者武漢也。初則傳聞汪氏堅不主分。繼則鄧演達忽然失蹤。孫夫人亦發表宣言。乃知汪氏所謂不分。亦對付共黨之語耳。厥後反共游行。示威運動。日加猛厲。於是乃決定分裂。然汪氏仍欲示好於共黨。保護之命令。維持之談話。滿紙皆是。其黨則直接痛快。高呼打倒之矣。

△十九、從寧漢合作到寧漢分裂

汪氏一面排共。一面仍打蔣標榜其主義。曰「夾攻中之奮鬥」。意若曰不赤化。亦不腐化。然考其實際。汪仍在藉左社之招牌。以自固耳。彼時黨部領袖。與軍事重心。均從共產派之手。移於左派之手。雙方界線。尙未十分明顯。若顧孟餘。陳公博等。實爲此時之要人。顯於分共之初。即發表攻擊共產學說之文字。陳則謂國民黨仍當要農工。特不如共黨之利用農工而已。論者謂顧陳可謂善於機變者。不料此次變。仍以共產目之。真象不易知矣。

汪既見武漢重心移於彼系之手。以爲可以爲所欲爲。其所視爲中堅部隊。即張發奎黃琪翔兩軍。不幸南昌暴動。張軍入粵。於是汪乃漸覺形勢之不佳。轉而聯唐。打蔣之心。二人正同。故又得互相號召矣。

於是時也。蔣介石自動下野之消息到鄂。汪興高彩烈。以爲從此政府移。彼即儼然黨國之唯一領袖矣。不及慮一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

併移。合作之聲。亦高唱入雲。豈知彼又走絕路耶。

迨至政府移。之後。而南京拒汪之聲起。彼則前進既不敢入。後退亦無以對。唐乃周旋於九江廬山之間。號曰以同志資格幫助各方。曾有人曰。汪精衛之夾攻中之奮圖。蓋如是耳。

及南京之特別委員會成立。而武漢政治分會亦由含混之中而出。唐生智固以打傘自任。汪則日日宣傳反對南京特委之空氣。孫科竟以武漢要人。一變而為南京要人。親身來漢。美其名曰調和。豈知寧漢第二次分裂之時期已至矣。

△二十、由鄂而粵之左派

南京既決定西征。唐生智雖明知不利。然不虞其即日失敗也。戰事初起。汪精衛通電謂敢保證唐生智同志如何如何。豈知唐生智一戰即潰。汪乃秘密由滬赴粵。而左派亦復相續前往。陳公博顧孟餘先後均得要職。汪氏初猶以武漢既敗。兩粵不難立足。固不料廣州一變再變。而竟使彼不能安居上海。由是以証國民黨分化之迅速而且複雜也。

△二十一、蔣介石再起與桂系之奮圖

汪精衛於第四次全體會議預備會之中。提議首先擁蔣復職。於是汪蔣復行合作之說。甚囂塵上。而粵變為証實之一理由。蔣介石收編鐵軍。又為証實之一理由。總之。此中蛛絲馬跡。雖耐人尋味。而真象則非局外人所知也。

桂派初因張黃之變。且武漢未安。其勢甚危。乃一面鞏固兩粵。一面肅清兩湖。遂危而復安。兩李一白一胡。不可謂非人才。特最近粵港交歡之聲浪特高。此則關於黨國之大計。而希望其慎重處理之者也。

結 論

不佞述國民黨分化經過既竟。百感叢生。為之太息。當北伐軍初起。其朝氣固不可侮。乃不轉瞬而分化迭見。小之牽動軍事。大則危及根本。今第三度之三月二十又至矣。証以歷史之先例。考以最近之事實。則此不祥之日。其能不再為國民黨轉變時期之徵兆乎。當局者固登臺扮演。而其內幕則各受他方之暗示。各謀有力者之援助。行且各有是非。各有政策。始以言論相傳播。繼以會議為武器。終則訴諸實力。嗚呼。吾深冀斯言之不中。然而難言矣。

曾有深通必理之某先生評國民黨曰。國民黨發展之時。即其紛亂之時。國民黨衰弱之時。即其發展之時。痛哉言乎。謹錄斯語。以終吾篇。——完

